

安徽省第一屆戲曲觀摩演出劇本選集編輯委員會編

安徽省第一屆戲曲觀摩演出

劇本選集

第七集

愛 誰 (花鼓戲)

巨 流 (黃梅戲)

安徽人民出版社

安徽省第一屆戏曲觀摩

演出劇本選集

第七集

愛 誰 (花鼓戲)

巨 流 (黃梅戲)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57.7.合肥



安徽省第一屆戏曲觀摩演出

劇本選集

第七集

安徽省第一屆戏曲觀摩演
出劇本選集編輯委員會編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德勝門內優勝宮)

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2號

地方国营合肥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安徽分店發行

書号：420·787×1092 耗1/32·2 $\frac{5}{8}$ 印張·52千字

一九五七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七月合肥第一次印刷

統一書号：F10102·112 印數：1—1,570

定价：(7)0.25元

人物 王春蘭：十八岁，紅星社修建青山水庫青年突击队 女組長。

罗大剛：二十岁，青年突击队隊長。

何有才：二十岁，突击队副隊長。

周桂珍：女，三十岁，大社卫生員。

地点 江南某山区。

時間 1956年春。

佈景 远处是崇山峻嶺，一条高大的石壩穿台而过，壩前是用竹子和木料修盖起来的房屋，这是紅星大社修建青山水庫指揮部兼作卫生棚。屋內有一張床，一个医藥箱，一張桌子，桌上放着一部電話机和水瓶，茶壺、茶杯等物。指揮部旁边露出材料棚的一角，屋內有貯水泥、石灰，屋外有棵大树。

启幕 中午。天上有烏云，太阳从烏云縫里斜射出光来，剛下过一場大雨，远处还有雷声。

〔周桂珍声：春蘭！春蘭！

（王春蘭捲着褲脚，脚穿草鞋，手里拿着件湿衣裳和一把鉄鍬，急上）

王春蘭 （唱）妇女組，能吃苦，
大雨坚持来挑土，
路滑难走跌一跤，

差点没把头跌破。

(放下锹，急忙掀起材料棚的芦席看看)

(白) 还好! 石灰、水泥没打雨，没受潮湿。(吃茶，发现何有才的笔记本) 这不是何有才的笔记本和学习材料吗! 总是乱丢。

(想看又没看，放在抽屉里)

(周桂珍揩个药包上)

周桂珍 (老大姐风度) 春兰! 快来搽点药!

王春兰 桂珍姐，脸上搽了药，难看死了，我不搽。

周桂珍 搽上药，两天就好了; 你要不搽呀，会发炎，会烂，脸上要烂成老大一个紫疤，那才真难看呢。

王春兰 哟，哪个不晓得你是大社卫生员? 别到处宣传了。

周桂珍 不搽就算了。(故意要走)

王春兰 我搽，……真是!

周桂珍 你看，跌得这么老大一个疤。你不要动弹!

王春兰 刚才那阵雨多大! ……我挑着担子走在半路上，咻啦一跤，你看我裤子上的泥，……哎哟，你轻点搽。

周桂珍 我跟在后头喊你，你还不答应嘛……(搽好药) 把头髮里的水揩乾，免得受凉、伤风。

(春兰在屋里拿出一条乾手巾揩头，把湿衣服绞乾，搭在树枝上)

王春兰 姐姐，我在想——水库修好了，那时再多的雨我们也不怕了，把水库装得满满的，该有多好啊!

(唱) 一瓢水呀一瓢粮，

庄稼缺水不能长，

稻谷杂粮齐丰收，

水庫是个大粮仓。

周桂珍 (唱) 一瓢水呀一瓢金，

水庫是个聚宝盆，

田里地里都是宝，

家家户户笑盈盈。

(后台傳出陣陣旁歌声)

(白) 突击队真是先鋒，下雨还坚持工作，雨一住点，干得更起勁了。

王春蘭 当然嘛，我們都在支部里做了保証的！

(突然噙嗤一笑)

周桂珍 你笑什么？

王春蘭 你没看見罗大剛，剛才那样子真好笑。

周桂珍 大剛这人真不錯……

王春蘭 (搶着插口) 你和他講話，他总是慢騰騰的，一个字咬一个字，性子真要急死人。

周桂珍 (笑着問) 你性子急不急？

王春蘭 我，我是不急。

周桂珍 大剛是个老实人……

王春蘭 (搶着講) 桂珍姐，你別看他平常不大啃声，开起会来，講話就和淌水一样，才会講呢，性子急起来，擦根洋火都点得着。(少停) 大剛老实是老实，就是有些“磨菇”，一句話冲出来，不曉得有多重。

周桂珍 直爽才好嘛。

王春蘭 可人家当时受不住，嚥不下去，心里多难受？前天他說我不負責任，把我气死了，真想和他吵一架。

周桂珍 啊？！

王春蘭 可是，工作上遇到困难，心里不高兴，就想找他談談，也不曉得是怎么搞的！

周桂珍 （望着春蘭笑）啊——

王春蘭 姐姐，你老是望着我做什么？

周桂珍 （哈哈的笑）妹妹，大剛在愛你吶。

王春蘭 你瞎講！我打你！我和他，都沒講過多話。

周桂珍 这还要多話嗎！你看我整天在工地上轉，这点苗头还看不出来。

王春蘭 我……我剛好愛他？哪，日后，一天到晚，都在囑咕里过日子！（觉得這話欠慎重，跑开了）

周桂珍 （笑）“日后”，就不会这么跟在你后面囑咕了。小丫頭，你別嘴硬，我总看得到你。

王春蘭 你真不要乱講，旁人曉得要醜死人啊。

周桂珍 妹妹，我看何有才也在向着你。这是終身大事，要小心，慎重啊！

（唱）好花就怕风雨打，

愛情不能乱糟蹋；

看人定要看得透，

自挑自选找个好婆家。

王春蘭 姐姐！（心中感謝，羞澀地）你到大開工地去吧，光和我囉嗦！（拿起藥包，替桂珍掛上，推着她走）

周桂珍 （笑着）小丫頭，老大姐的話……

王春蘭 （追）你还說！

周桂珍 ……要記在心上啊！（下）

（春蘭望着桂珍的背影，激動得不安。风吹着樹木、花草，有响声，她怀疑是有人来了，不时的左顧右盼）

(后台合唱) 春风在荡漾，

小鸟在歌唱，

鲜花在欢笑，

啊！姑娘的感情沸腾了，

啊！姑娘的心儿迷乱了。

王春兰 呀！都是从小在一块长大的，谁的脾气还摸不清？

(唱) 大刚啊！

思想进步生产称能手，

老实勤恳人品好；

有才啊！

工作积极能说又会讲，

活泼聪明文化高。

(白)(想) 真倒霉！这种事偏偏落在我头上。

(罗大刚上)

罗大刚 春兰，你在这里呀？我正在找你。

王春兰 嗯！

罗大刚 你跌了一跤吧？

王春兰 嗯！

罗大刚 (看到树上挂着春兰的衣服，望望春兰的身上) 你穿这点衣服不冷吗？……(走到床前翻出一件衣服) 这是我拿来作夜工穿的，你披上吧。

王春兰 我不冷。(试探地) 你碰见了桂珍姐，她可和你说什么来？

罗大刚 (摇头) 桂珍姐，她可……可和你说什么来？

王春兰 (经这一问，春兰羞而慌) 没……没说什么。哦，她，她说你想开拖拉机，嗯。(躲开大刚的视线)

罗大剛 (疑惑地)

(唱) 风吹树叶直摇头，
我有心思难开口，
往日她有講又有笑，
今天为何低着头？

王春蘭 (自語地) 大剛啊！

(唱) 他是大青山上一棵松，
又結实呀又庄重，
风不吹啊树不动，
雨不洒啊花不紅。
大剛你不說心头話呀，
我也牢牢藏心中。

(白) (望望大剛，害羞地) 哎，我听了大姐一兩句話，就这么瞎想，他那硬板脾气，“实心眼”，除了工作，哪曉得他怎想的？真是！

(略靜)

罗大剛 春蘭，我，我們一早上打下三根樁木呢。水庫快快修起来，把春水一閘——閘住，那时啊，真是“四季長流水，年年大丰收”。

(唱) 大青山高插云天，
千峯万壑好威严，
松杉叠叠海样广，
牛羊队队滿山間。

王春蘭 (唱) 山前是片好田园，
綠草紅花遍地鮮，
茶山青青茶叶嫩，

稻米金黃耀人眼。

羅大剛 春蘭，社会主义我好像一伸手就抓到了。

王春蘭 嗯。明后年社里就有拖拉機了，你看這片好沖田，我們開着拖拉機種起來，多好啊！

羅大剛 區委講：水庫修起來後，還要修個水電站吶。

（唱）社里修個發電站，

王春蘭 （唱）金星閃閃照山間，

羅大剛 （唱）社里拉起電話綫，

王春蘭 （唱）顆顆心兒緊相連。

（合唱）青山高嶺綠水長，

山高水長是好地方，

山好水好人也好，（二人互視，笑）

相幫相助喜洋洋。

羅大剛 春蘭！……

王春蘭 你在想什麼？

羅大剛 （笑）我想的多吶。……喲，你看！他們都去啦！春蘭，社長講：吃過中午飯後，組長到社里去開會。

王春蘭 匯報工作？

羅大剛 社長要傳達區委指示。這幾天接連下了幾場大雨，可能要發山洪，叫大家回報一下防洪工作情況，檢查準備的工具和器材。（欲走，看到鍬）這鍬怎麼搞壞了？

王春蘭 還不是秀英她倆人搞的！

羅大剛 上次挑土方質量不夠，有人在批評了，這次又搞壞了鍬。你們組剛剛工作好一點，板報上表揚了一下，又出岔子。

王春蘭 （好強的心情突然發作）講來講去，有什麼講頭？……

組里气都給他倆出尽了！

罗大剛 春蘭。

王春蘭 我先就不同意他倆参加突击队妇女組，是你說的，要在工作中鍛鍊她倆，“一粒老鼠屎帶坏一鍋粥”。

罗大剛 你总是这样。（略停）开会后，組里开个生活檢討会，我也参加，細心和她倆談談。

王春蘭 她倆一个看爱人，一个看姐姐去了。

罗大剛 （惊）啊！你怎么不和我講一声？

王春蘭 我把道理講尽了，她倆还是要走，我才答应她半天假。

罗大剛 半天？！

王春蘭 反正我們妇女組的任务保証完成就是了。

罗大剛 不光要完成任务，大家都加一把勁，水庫不是能提前完工嗎？

王春蘭 （理拙詞穷，还不肯立即認錯）哪，哪你又講要團結她倆，生活上照顧她倆。

罗大剛 哪个叫你这样照顧的？工程这样紧，馬上又要准备防洪，乱准入請假！你自己想想对不对？負不負到了責任？

王春蘭 （賭气）我是不对嘛！我是不負責任嘛！

罗大剛 你……

王春蘭 我……我不干这个組長了！（想哭）

罗大剛 春蘭，这样不虛心，对工作，对自己都不好。

王春蘭 你管我呢！

（寂靜）

罗大剛 （望望春蘭，也觉得話冒的重了，不过意地）春蘭！（春

蘭不理他)

(唱)春蘭生氣不作聲，

大剛暗自難在心，

一片真誠對待你，

好言相勸你不聽。

(白)你可知我的心呀？

隨你翻過多少山和嶺？

隨你渡過多少晨和昏？

隨你撒過多少“香稻種”？

隨你割過多少“露水青”？

恨不得狠狠將你來批評……(略停)

咳！為了工作要耐心。

(白)春蘭！

筍子出土节节高，

工作好了還要好。

枝長葉啊葉連枝，

你受表揚我歡喜。

上山青草根連根，

你有缺點我擔心。

大剛說話太魯莽，

我有缺點你批評。

王春蘭 你羅大剛，模範隊長，還會有錯呀？

羅大剛 春蘭，你……你怎麼不了解我……

王春蘭 (春蘭仍不理，並傷心的哭起來)

羅大剛 好吧，你休息休息吧，我開完會，把會議內容通知你。(下)

王春蘭 （还在生气）我不了解你，你算了解我了。組里搞坏了鋤，我心里都难过死了，偏偏叮在我头后講，……我爱面子！我怕批評！（用力打头，不觉打在創伤上）哎哟！（边哭边說）別人工作有时也有毛病……我就这么好欺侮呀。

（唱）人有臉来树有皮，
你不該对我发脾气，
工作缺点我知道，
不用你来乱唧唧！

（白）哼！和蛮牛一样！我幸亏沒听大姐的話……
（何有才穿着学生装，精神抖擞，口袋里塞着一个紙包，匆匆地上）

何有才 春蘭！春蘭！

王春蘭 （望望他）……

何有才 我猜你一准在这里，脚沒停就跑来啦。（想起材料棚，急走前一看）还好，还好！

王春蘭 （余气未消）等你来看都迟了。

何有才 啊！是你替我照应着呀？我走在半路上，碰到大雨，心里急得象貓抓，石灰、水泥要坏了事，那我真吃不消。你真好！

王春蘭 还好呢，好倒不受气了！社長召开防洪工作会，在找你。

何有才 我——馬上就去。……春蘭，你为什么受气？

王春蘭 还不是为了工作！……和罗大剛吵了一架。

何有才 唉，罗大剛主观得很，前兩天我們組打了一根樁，尺寸是短了一点，他檢查时硬說什么百年大計，質

量第一，死啃，硬要起出来另打，就象社里只他一个人懂得道理。那回检查你们组的土方，不过少一二筐土，……动不动就批评人，就和人家老八代一样。

王春蘭 （不語）

何有才 十个指头也有長短呀，哪能都象他？

王春蘭 不講了吧，总怪自己工作沒做好。

何有才 春蘭，我告訴你一个好消息，我在街上碰到李部長，他講要調我去学习开拖拉机。

王春蘭 啊！李部長調你学习开拖拉机？

何有才 （灵机一动）我向他說你也想去学开拖拉机，李部長講：“那好哇，我們考虑考虑”。我看也差不多。

王春蘭 真的？

何有才 我和你講話哪一次說过謊？我看呀，水庫一修好，說不定就来調呢。

王春蘭 有才，……（想說句感激話，又沒說出来）你看你衣服湿透了。

何有才 不要紧。春蘭，水庫眼看要完工了，社里这一片冲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一拖十几里，等我倆把拖拉机学会啦，——

（唱）双双駕起拖拉机，

泥崩土翻快如飞，

你在前，我在后，

田里地里紧相随。

王春蘭 嗯！……学开拖拉机是在哪里学呀？

何有才 是在城里，說不定还上省。你講，喜欢不喜欢？高

——
兴不高兴？

王春蘭 我心里可有点怕。人家說，难学的很呐。

何有才 别怕！横豎我倆在一块学嘛，你不会問我，我也不会問你。学拖拉机我想还不是和用牛差不多，把牠脾性摸到了，学会了轉弯抹角就行了。去年社里派我和他們五个人，学用双輪双铧犁，我也沒进学堂，还不是学会了？那回在社里試驗，你看到的，

——

（唱）兩条牛，一合攏，

揮动鞭子象条龙，

蛮牛也听我的話，

犁得呼呼一陣风。

王春蘭 （愉快起来）可是拖拉机比双輪双铧犁难学得多呢，人家講，文化要高，还要会算术。

何有才 你行，看报、写字，不是一笔滔滔的嗎？

王春蘭 我真懶答你的話，老是俏皮人。

何有才 （楞住）……

王春蘭 我要有你那文化就好了。

何有才 （受寵若惊）我……我还差得远呢。是嘛，学文化一定不能怕困难，我还不是解放后才上民校的？我真下了死工夫，才学会这么一点。

王春蘭 我要下死工夫学，……今年不行，明年再去学。

何有才 对，春蘭！水庫一完工，民校就开学了，今年办高級班，說不定社長还要找我干民校教师呢！

王春蘭 唔！……

何有才 晚上散課后，你到我家，要不我到你家去，兩人点

盞燈，用心學。春蘭，加減乘除我都會，一定幫助你。

王春蘭 好嘛。有才，你真好！

何有才 我一定幫助你，保你進步快！……（想把花布送給春蘭）哎，春蘭。（面對着春蘭，窘迫）哎啊！（急中冒出話來）春蘭，我，我們俱樂部演戲的事情怎搞了？

王春蘭 社長講：在水庫修建慶功大會上演。……有才，角色都分配好了。

何有才 你演哪個角色？

王春蘭 我演婦女組長。

何有才 （急問）羅大剛呢？

王春蘭 （故意地）他——演生產隊長。

何有才 （緊張地）我呢？

王春蘭 你呀，你演……演社員。

何有才 我不干，我要演生產隊長。

王春蘭 你看你那思想啊？

何有才 這又不是想出風頭，他那沖頭沖腦的怎能演主角？演垮了全社丟臉，說實在的，我真不願和他同台演戲。

王春蘭 哪，人家都說他演得蠻好呢。

何有才 那，那還不是瞎捧場。象這樣分配角色，我願挨批評都不干。

王春蘭 你不干就算了。

何有才 我……我找主任去。（轉身就走）

王春蘭 （笑）我撒謊的啊。分配角色不開會討論啦？

何有才 那，那倒差不多。你呀，真調皮！到底哪天把角色

分好呢？

王春蘭 总在明后天。

何有才 春蘭，我……（想說出心里話，又忍住）我……我們的
戲定要演好啊！

王春蘭 嗯！

何有才 （躊躇一会，四下看看无人，鼓起勇气，拿出花布）春蘭，
你……你看！

王春蘭 花布！真好看。

何有才 呐，我替你在街上买的。

王春蘭 呀，昨天我們几个人是在开玩笑，講着好玩呀。你
……你……

何有才 我也是順便替你买回来的。剛好我今天值班守指揮
部，沒什麼事，才得抽空去，匆匆忙忙，生怕不合
你的心意。……百貨公司的人，老是望着我，他一
定在想：这个人怎么买姑娘們穿的花布呢？我真怕
他問我呐！

王春蘭 多少錢？

何有才 几块錢，不要給了。

王春蘭 哪，我不要。

何有才 我發票沒帶來，忘了錢数，你暫且收下吧。

王春蘭 錢一定給你。（心中高兴）有才，你还不去开会呀？

何有才 （滿心高兴，渾身是勁）我就去！（走）

王春蘭 （喊）有才，你回来，你丢了兩样东西。

何有才 什麼东西？在哪里？

王春蘭 你猜。

何有才 鋼笔？……錢？